

慕诗客

一年(外一首)

生活依然每天更新、沸腾
制造柳暗花明,演绎曲折离奇
它匆忙赶路,谁也不等

鲜绿草叶上曾经霜迹深重
都被谁,一一记住

我在书房
从一个汉字开始,从一个笔画开始
从窗口阳光明媚开始
从心境安然开始
写下代表心声的诗

日子里的突发事件
不管是喜庆还是悲痛
像石子投入湖面
引来过一些侧目与唏嘘
激荡过几圈或大或小的波纹
又被无情的风尘,一层层覆盖

今天覆盖昨天
明天又遮掩今天
一年365天,厚厚的一摞时光
由新鲜变成陈旧

每个人的日子有厚有薄
侧重在,属于自己的悲欢离合里
结痂的地方,就是痛点

柔软的鸟腹掠过最高的枝头

一遍遍,拂去姓名笔画里的风尘

从年初到年尾,长长短短的时光
有过伸展,有过折叠
有过大步流星,有过谨小慎微
有过拾级而上,也有不知不觉地滑行

有哪些是漫不经心,毫无征兆
又有哪些是一丝不苟,刻骨铭心
还有哪些不该忽视却被轻易错过

花朵的芽苞从酝酿、绽放到果实累累
蝴蝶于黑暗中破了蛹
在高高低低的枝上完成一生的惊艳
一个人起心动念便有了因缘
结出形状不同的果子

雪花翩翩而来
从天宇到低处其实是又一轮清空
人间周而复始,大地再次埋下种芽

从年初到年尾,我低头删繁就简
一遍遍,拂去姓名笔画里的风尘

京杭大运河第一名楼

至元二十六年会通河开通
成就了京杭大运河的美名
在会通河的中点上
有一座城市叫东昌

她高龄六百四十八岁
阅尽了大运河上的崇武连檐

它是漕挽之襟喉
它是天都之肘腋

她守护着东昌府的繁盛
康熙大帝盛赞她是神光锺曠
乾隆皇帝为她题诗十三首

东昌府古城的中央
坐落着历史文化名楼光岳楼
她雄踞在鲁西大地上
她以料敌望远之功弥补堪輿之缺

进京赶考的学子
会登楼励志
南下的骚客文官
会登高抒怀

她以中正平和之气涵养城市魂灵
她以危楼千尺瞰沧溟之高度
她以泰岱东来作翠屏之气势
镇守着京杭大运河

舟船驶入会通河
远远望见的就是她的雄姿
她无愧于
京杭大运河第一名楼之称号

她以紫气东来巩固着不朽的地位
她以宇宙文衡彰显着建筑之典范
她以日瞻云表表达着精神的崇高
她以太平楼阁阐述着社会的理想

步入二十一世纪
她又以文明景运之怀
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以光岳晓晴之境
开创着新的光岳精神
以运河都会之情
谱写着新时代的名楼文化

随想录

年末偶感

半年似箭如水,寅虎笑迎招手,人们感受的是摘戴口罩那样的时光如梭,又一个时光的节点到了。办公桌前看着新换的台历,心头泛起对时光飞逝的留恋与无奈,感觉时间就像公孙大娘舞的剑一样,快得吓人,对于新年还是有些说不清、道不明、难于言表的感受。是不是年轮增长的缘故?

年过不惑,初入社会的激情让时光磨得越发没有棱角,年轻时对辞旧迎新的期盼也越来越淡。这种感慨在完成一项工作放下茶杯时更加浓烈。虎年春节将至,眼前浮现出老家围成一圈杀年猪的回忆,既有对过往的反刍,也有美好憧憬。稍有佛系心态的我,只有在每年春节时才会像被人猛击一掌,遂又恢复如常。既像温水煮蛙,更像驴一样走进磨道,白开水似的,没有太多涟漪。

容颜可能就是人的年轮,即使“刮腻子”“刷涂料”也无法阻拦岁月在额头犁下痕迹。手机上小软件把闹钟和日历绑在一起,不论科技再进步,日历照例延续。其实逢年过节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不过是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一个习俗罢了。人总是在整天的忙碌与盼望中一天天度过,在盼望之中,忍受着失败的痛苦,享受着成功的喜悦,过着油盐酱醋的平凡日子,演绎着人生的酸甜苦辣。

“人过三十天过午,人到四十半截土”,时光是怎么流逝的,谁也说不清楚,幸亏时

《聊城日报》副刊向您征稿。诗歌、散文、小说、杂文等体裁不限、题材不限,字数在2000字以内,谢绝一稿多投。投稿邮箱:lcbfukan@163.com

乡土情

母亲会修辞

郑天华

当老师的时候,学生就爱听我上的修辞课;刚离开学校那阵,还被请回去办过讲座。他们说我的修辞课讲得生动活泼,学生在愉悦的笑声中学习修辞,又愉快地把修辞运用到自己的语句中引发别人的愉悦,实在是件有趣的事情。其实,我的修辞最初都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母亲上过几天识字班,学过的几十个字都当成菜就干粮吃了。母亲说:“那扁担立起来我知道是个1,平放下我就不知道那是啥了。”但母亲的语言,却有许多真正称得上活的文学语言,比喻、夸张、排比、借代、比拟、反语……不时从舌尖上蹦出来,而且每每恰到好处。

比如有个人长得又高又瘦,母亲说他“跟个打枣杆似的”。有个人脸长得又黑又亮,母亲说“那脸像黑棉油似的”。看到戏台上的武大郎,母亲就说“还没三块水豆腐高”。夏天热了,母亲说“热得像在蒸笼里似的,浑身汗出得跟水洗的样”。冬天冷了,母亲说“冻得像在冰窖里似的,刚出锅的热馍馍一眨眼就成了冰疙瘩了”。有人说东北比这还要冷,母亲说“再冷还能冷到哪里去,总不能把火苗冻成火棍子吧?”邻居二叔自留地里长满了草,母亲就说他:“你看你自留地里的棒子(玉米),野麻给它打着伞,刺挠狗(苍耳)给它挠着痒痒,拉拉秧给它做着伴,恁得都忘长啦!”村里有个小伙子长得俊俏,又娶了个漂亮媳妇,母亲夸奖说:“你看这眼,你看这眉,你看这鼻子,你看这嘴唇,你看这‘个头’,你

看这身段,这小媳妇,咋这么会长哎!”但小伙子却添了个毛病,好自吹自擂,奚落长相一般的同伴,母亲又当面将他的军:“你能!你汗毛眼都是‘钻’打的,浑身的虱子双眼皮,天底下就你拉的屎犏子粗,能当梁使!”第一次就治好了他这毛病。

母亲说话,几乎句句都用修辞。有时,还会有奇妙无比的创造,让人惊叹不已。

一对夫妻经常吵架拌嘴,有时还动手动脚地打斗起来。母亲去“说事”回来,人们问:“怎么样,说下了吗?”母亲说:“一开始两个人都能得跟个杏似的,各人说各人的理,叫我茄子豆角一块摔了一顿,一个人派了一身‘不是’,熊得他俩跟袜子似的。”两人和好后,母亲又说:“其实,整天一个锅里抡勺子,还有不碰锅沿的?你让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就没事了。不能一点小事就闹磕牙,磕着磕着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了”。母亲还对我们说:“臭死一窝,烂死一块,一摔没有四指儿近,你看着他两口子给仇人似的,过去那一会,人家又好成一个头了,管这样的事不能蹬着鼻子上脸,要不,可就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很明显,“茄子豆角摔了一顿”是说母亲对小两口的批评,“闹磕牙”用来借代“吵嘴”,“能得跟个杏似的”,“熊得跟袜子似的”两个令人拍案叫绝的比喻,是只有母亲才会有的创造,更是叫人回味无穷。不过,“能得跟个杏似的”算能得到什么样子,“熊得跟袜子似的”是熊到什么程

读书记

慢煮时光 岁月生香

袁宝霞

寒冬,暖屋,手捧张桂林老师的新作《慢煮时光》,耳边听着节奏舒缓的轻音乐,很是惬意!虽然从未和作者谋面,但透过这本娓娓道来的自叙,仿佛正在听作者讲述他的传奇人生。那样一个贪玩而调皮的少年是如何走进大学校园的?走出校园的作者又有怎样曲折的人生?如何在成长中归真向善?这本散文集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这本书分上下两卷述说他的心路历程和人生沧桑。读完此书,掩卷沉思,颇有感触。

作者笔下大量的绝妙的景物描写让我感叹。比如,“举目望去,沙地子像长长的臂弯从南北西三个方向把玉米地轻轻地揽住,东西处是一望无际的草甸子……”一个“揽”字就把沙地子写活了。作者笔下的沙地子、草甸子、玉米地“辽阔、寂静、鸟雀低飞、虫声唧唧”,怎一个美字了得!再如,“云散了,雨住了,通红的太阳落在两池子上,打了一个趔趄,几棵老榆树扶了一把,它才稳住……”用拟人的手法,将落日之美展现于读者眼前;还有对那匹蒙古马眼睛的描写,“尤其是它的眼睛,像草原深处蓝蓝的水泡

子般静谧、深邃;它微微地颤动,荡漾出七彩的阳光。”作者观察细致入微,语言优美精练。草甸子、沙地子、蒙古马等,这些景物在作者的笔下多次出现,让你感觉风就从身边吹过,听,小鸟正在枝头歌唱,轰隆的雷声就在耳边,泥土的芬芳迎面扑来,作者骑着那匹蒙古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这些描写都会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样的描写俯拾皆是,我都是一标画做上记号,有的抄写在笔记本上,慢慢品味作者语言的精妙,同时也被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所折服。这是作者走不出的少年记忆,这些飞扬的文字也把读者带入那个辽阔、美丽的东北,和作者一同回味略带苦涩,但却美好的童年时光。

《慢煮时光》中的很多故事背景、情节各异,但都是以“我”的身份出现的,以“我”的经历或见闻描写或叙述而成。作者刻画了“大兰子、王小四、长水、二猴子、锁长、老朱、伯父”等众多的人物形象。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读来总能引起情感的共鸣。

如《大兰子》这篇文章中,“我再也没有看到

她的笑脸,听到她的笑声,她天真快乐的青春岁月就这样被萧萧的秋风吹进了冰封的冬季,或被彻底地锁在了那厚厚的黄沙下,芳菲殆尽。”就因为她为病重的父亲掰了两穗玉米,却差点受到游街示众的惩罚,大兰子身上有那个时代的烙印,读来对大兰子充满了深深的同情。

再如作者笔下《伯父的抗战》一文中,伯父张振维当年毕业于聊城师院讲习所,后来浴血沙场,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让作者引以为豪,也令读者唏嘘不已,对英雄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无论是镇委领导,还是门岗老朱,或者倔强村民长水、逃跑中的二猴子等,这些人物在作者笔下栩栩如生,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当读到最后几篇《送别大姑》《你安好,我幸福》《好大一棵树》《远方有家》等,我又读出了作者的侠骨柔情,他对亲人、对大自然的爱都倾注于笔端,他的爱博大而精深。

这本散文集,写情感、聊爱好、谈社会、说人生,种种人生况味,尽在字里行间,透过作者半生的经历,让读者闻到了岁月沉淀后的芬芳。

人间世

故乡的距离

孔垂亮

周末回到老家,在堂屋里闲坐。母亲说,村里又死了两个人。身为农民的母亲,虽然上过学、识些字,但她的用语和方式,一直是农村的直接和干脆。只是语气很轻,尤其是道死,又死了,轻微的语调里,有丝丝惋惜和喟叹。

这两个人,都是我所熟悉的。一个年长很多,已过八十;一个尚算年轻,五十有余。年轻这位是叔叔辈的,幼时熟悉,说话幽默,利落干净。我自上学参加工作离家以后,知道他在附近的乡镇镶牙行医。衣衫干净,举止优雅,依旧是异于普通农民的样子。后来听说,村委换届,他被选举为村委委员。清晨在村东的临爷路边,他骑电动车转弯时被大货车擦过,就将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里。作为村委委员,他还没有履行职责;作为牙医,可能还有病人等候他的治疗;作为村里熟悉的乡亲,这么多年我没再与他说过话。内心的遗憾和凄凉,如初冬的片片雪花覆盖额头。

人的力量很强,却无法预判和控制自己的生死。自己的生命是由不得自己的,多少年来都是。村里一个小学同学,我读高中时他就因病去世了。见惯了人间的生老病死,我不是惋惜生命的逝去,只是觉得村里熟悉的身影又消失了一个。这个消失是永远的,无可弥补。另外这个年过八十的,长我数辈,尊称二爷。虽居住较远,血缘关系不近,因有一层亲戚关系,多

年来也一直走动着。他的老婆,是我母亲的表姐,自小到大,我一直称呼为姨。夫妻两人没有孩子,本分、踏实。

我们小时,劳力不够,母亲经常请这个二爷帮忙耕地、播种、施肥。他力气不大,性格很好,整天嘿嘿笑着。农忙时候,各家都忙,尤其是浇地、播种等活,都是赶时候抢季节,往往几天都等不得,他经常是随请随到。忙完了中午一块回家吃饭,他高高的个子,眯缝着小眼,走路永远是慢腾腾的样子。

每年春节的某个傍晚,母亲都安排我,提着小包带着几样点心过去串门。每次他和姨都热情激动。在昏黄的灯光下,让我坐在靠近炉火的位置,或是桌子旁边,这是他们认为尊贵的上座。从我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再到三四十岁,年年基本这样。每次我都晚饭后过去,每次他们都一遍遍问我吃饭了么,吃饱了么,再吃点吧?我的心理也从开始的感动,到以后的厌烦。我成年后尤其近些年,渐渐体悟,尽管啰嗦,但确是他们朴素的本意。

他体质一直较弱,近些年更是病怏怏的。村里建了两层楼的老年公寓,为了照顾他,让他以旧宅院置换,住上了老年公寓,享受了政府低保。多次面对省市记者的采访,他对新社会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去年疫情期间,他姨突然逝世。今年大年初一,我去老年公寓看他。略

翠薇

魏聊

柳凤春